

原/野 童 话

Caojiazu
delixiu

xi 草家族
的绿袖子

鲍尔吉·原野·著

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



原野童话

草家族的绿袖子

鲍尔吉·原野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草家族的绿袖子: 原野童话/鲍尔吉·原野著.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1.3

ISBN 7-205-03936-3

I. 草… II. 鲍… III. 童话-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8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853 号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160 千字 印张: 6.375 插页: 2
印数: 1—8,000 册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常 晶
封面设计: 杜 江

责任校对: 安丽君
版式设计: 王珏菲

定价: 12.00 元



目 录

树的弥撒曲

上帝的伏兵	(2)
开探照灯的水手	(3)
啄露而歌	(4)
树叶欲飞	(5)
桑国的雨	(6)
树的弥撒曲	(8)
柳美人	(9)
金毡房	(11)
墙	(12)
闻香	(14)
豆芽	(16)
草家族的绿袖子	(18)
樱桃是弯弯的手指	(19)
伸手可得的苍茫	(21)
阳光金币	(23)
西，或八点钟方向	(24)
耳语	(25)
春天喊我	(27)
树墙那边	(29)

我的鞋已经累了	(30)
---------------	------

星子缀满天空

小羊羔	(32)
蝴蝶	(35)
燕子	(37)
鸟群	(39)
摇篮	(41)
烤火	(43)
灌木	(44)
起飞	(46)
苏醒	(48)
雪歌	(50)
铁轨	(52)
刀	(54)
链球网	(56)
乡居	(59)
种子	(61)
黄土	(64)
鸟的话题	(67)
雪景	(71)
西红柿	(73)
鞋	(75)
风吹草动	(77)
鸽子在天空流浪	(79)
眺望冰河	(81)
童谣	(83)
朵思	(85)
南风里有青草的香味	(86)



星子缀满天空	(88)
--------------	------

红绸子滚桶

门大爷	(92)
鸡冠花	(96)
火柴	(99)
大枣	(101)
小鱼	(103)
美丽的哈瓦那	(106)
箭杆	(109)
拽住妈妈的衣襟	(111)
火棒圈	(113)
发现	(115)
腕线	(117)
宝音三	(119)
耳仓	(122)
家有四壁	(124)
抱孩子的农妇	(126)
铁匠	(128)
红绸子滚桶	(130)
南箭亭子往事	(131)

在电台的花园里

雪地贺卡	(148)
月光手帕	(151)
盛筵	(153)
火车	(155)
萨如拉	(158)
小女趣事	(160)

以“吃”论英雄	(163)
到哪里去找清澈的眼睛	(165)
伊胡塔的候车室	(167)
鬼针草	(169)
爱情暖脚	(171)
月伦小友	(173)
外甥们	(175)
另一种时间	(177)
小臭	(180)
碗白的月光	(183)
得意	(189)
照相	(190)
瓜子	(192)
在电台的花园里	(194)



树的 弥撒曲

鲍

每一片叶子都像一棵树。

叶子是乃树的相片的绿色底片。叶子在心里纪念树，像纪念妈妈。

树叶还像摇摆不息的婴儿的手掌。如此，每一棵树都是一尊千手千眼菩萨。树的确是树菩萨，以清凉救人。

上帝的伏兵

有一只粉色的小虫子在空中旋转，好像一只小虾，在空气的水里下沉。这是我在桑园练拳时看到的。但我知道，谁也不能摆脱地心引力，包括虫子。它的头部或尾部必有一根丝悬着。

我俯身，看它舞蹈。此物也是壮士，从口里或腹内泌出绳索，且出且下，转着圈儿，不惧脚下深渊，也不怕这丝吐半道不够用。但我还是看不清那根丝，近视。

雨后的太阳迸然而出，像把云彩的棉絮挣破了。阳光洒过来，照见虫子上方一根银丝，闪亮。

我把树枝小心抬起，看丝缚在哪里。却见：这个宽如老鹰翅膀的树枝下面，悬藏着密密麻麻的雨滴。我惊讶了，这些雨滴向我闪烁千百只眼，而且圆圆地要坠下去，警告我松开手。是的，我发现了造物的机密，便战战兢兢松开，仿佛碰掉一滴水，都是我的罪过。

它们是上帝的伏兵，正在监视那只粉红的小虫往地面降落。



开探照灯的水手

我认为在雨后的桑园里走走，会拣到珠宝。

雨后的土地多么干净。新鲜的黄土在雨水下渗的引力下，更紧密平整。白沙汇在一起，形成贝壳粉似的弧圈。仔细看，在白沙的边缘，还有一线黑沙。

而逆光的树叶更加葱茏，它有意无意地轻颺，甩下叶面上滚圆的雨水。像擎叶子的手腕已经累了。这时地面上的小石子格外醒目，雨水把它们变新鲜了。黑石子显着珍贵，黄的有一股陶的味道。而小小的玻璃碎片，远远射来刺眼的光芒，一闪即逝，像鱼雷快艇上开探照灯的水手。近看，“玻璃碎片”有时只是一颗水珠。

啄露而歌

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雨后，桑园有许久的寂静之后，传来一声怯怯的鸟啼。”

早上，我又在雨后的桑园听到这样的啼唱。这只鸟的喉间仿佛有丰盈的水珠，或者它在练气功，津液满颊吧。我担忧的是，这样歌唱，不会呛水吗？我童年的朋友三相，曾向我炫耀含水歌唱，抿一口花茶根，唱颤音的“美丽的哈瓦……”，还没等“那”，呛了。一阵咳嗽，我把他脊背噼啪一通捶打。

雨后，树叶上流漾水珠，小鸟感到树上挂满水滴的钻石，惊喜自语。也许，它有意啄一滴水漱口再唱。像我唱蒙古歌之前须饮烈酒润喉一样。

行家说，这自是鸟的唱法，叫“水音儿”。画眉、红子都会此腔，尤其邢台以南产的红子。腔名“衣滴水儿”。

我宁愿相信这样的情景：初晴，鸟儿啄头顶的一滴水，凉啊！它不禁喊出声来。如果没有污染和人类捕杀，鸟儿实在过着神的生活。



树叶欲飞

每一片叶子都像一棵树。

这是一位名人说过的话，如伏尔泰那样的名人。据说这句话曾经启发一个人开创了一门学科。

取一片树叶端详——如杨树或榆树——宛似一株伫立的树，枝干清晰，冠冕丰满。或者说此乃树的相片的绿色底片。叶子在心里纪念树，像孩子纪念妈妈。对着阳光看树叶的脉络——即树干的微缩——实如通达的渠，水分多么高兴在透明迷宫的走廊里跑来跑去。

树叶还像摇摆不息的婴儿的手掌。如此，每一棵树都是一尊千手千眼菩萨。树的确是树菩萨，以清凉救人。

树叶亦如一只只小鸟，伏在枝头。它的纹路像披挂着的羽毛，在风里，这些羽毛颤抖着，欲飞，当树叶在你面前翻卷时，确如飞不起来的挣扎。

桑园的雨

每一场雨，对桑园的小虫都是汪洋。尽管是小雨，雨滴落下来，对小虫来说也是可怖的事情。譬如，一个比你身体大三倍的水坨子，啪叽砸下来，很意外的。

我想，即使如雨滴的大小，也是按人身体的比例设定的。它只有人的泪珠那么大，只有半个耳垂儿大，千百滴于人身上，砸不坏也吓不坏人。雨水即使多到让江河决堤，也给人留有余地。它下几天几夜，有时间让你撤退。这里面仿佛有上帝的恩典。

我不知道桑园的瓢虫怎样看待雨。雨水灌注它的洞穴时，瓢虫是否用驼圆的背，抵在洞口？雨在天上一看，瓢虫你别没大没小了，下！一夜的光景，把瓢虫冲出六道街之外。鸟喜欢雨，它以为这是水珠的落地比赛，而且自己羽毛不沾水，它早就想让昆虫之类知道此事。但别打雷，即使是一分贝的噪音，鸟也很烦。鸟站在松枝上，看雨丝像门帘子一样挂着下。老下，不见上来，不知雨到后来做什么去了。松树在雨中睡着了——一下雨它就困——梦见自己穿上了黑礼服，偷偷散发着松香气味，和后街的柏树幽会。鸟看了一会儿，换一换脚。蚂蚁前天就知道有雨，弄好了遮蔽措施。但洞里很小，蚂蚁们只好整齐地坐着，像赴前线的士兵。走惯了，蚂蚁感到六足不宜。后来，它们搞无伴奏合唱，用人类听不见的 600 赫兹的波长。



人不把雨放在眼里，家里外边都能呆，不搭你上帝的交情，什么把雨点儿设计很小之类，不信。雨停后，我曾在桑园坐着，在许久的寂静后，传来一声怯怯的鸟啼，仿佛第一个推门张望者的悄悄自语，这时昆虫蹶足活动。风一吹，树甩头发落下一层雨滴，它们吓得往回跑，以为雨又来了。其实，阳光明晃晃的，洒得哪儿都是。

树的弥撒曲

不是连天淫雨，也不是雷阵雨，我说的这种雨疾徐有致，像巴赫的双小提琴协奏曲那种风格，时间也如放一张CD那么长，半个多小时，树，就放送出来芬芳的气息。这是今天我在空军干休所墙外感受到的。

树憋足一口气，向我哈过来，一丝一丝的芬芳。小时候，我爸去军分区喝西凤酒回来，把气哈在我脸上，说多么香。树的香才是真香。它包含你，不仅香，还从胳膊的汗毛眼钻进你肉里。倘不是在街上，我一定赤膊而行，让肌肤体会这气息的甜。

或者，这是树在唱歌，人耳听不到这种频率。女声，沉思性，像中世纪的弥撒曲。

所以军队的老头儿虽然参加过战争仍然长寿，全都八十多了，拄着拐杖东倒西歪地走。

这些树的歌声很快，嗖嗖远逸。于是我在墙外来回踱步。若有大象的长鼻子，就灌满满一鼻子树香回家一点点吸嗅。

如果我有钱，每天搞一场人工降雨，在树丛里，我叼烟头光着膀子穿行，倾听树的芬芳的合唱。



柳美人

最近，我称柳树为“柳美人”，常隔着玻璃窗向她招手，说：“柳美人，今天你又漂亮了。”

在春天，柳美人摇曳的枝条像洗过一样，将冬日萧瑟的褐斑蜕化，一种青春的淡雅充盈全身，新鲜而干净，总之打扮利索了。就在你暗想柳树真好看时，她把枝条微卷，如少女抖落肩上长发。娇矜，也有点轻浮。

柳美人的枝条叶苞鼓胀，左一个，右一个排列下来，很均匀，像丰子恺执羊毫在宣纸上点染的。估计每棵树上有几千个叶苞，假如它们是战士，柳美人便是军长或司令。

然而柳树不想当大干部，只爱美。我说过，她是柳美人。早春的和风吹来，柳美人妙曼飘洒，做出种种身段，小叶苞亦随之起舞，竟有一种微醺的意态，像饮过江南度数不大的黄酒、女儿红或竹叶青什么的。整个春天，柳美人无不陶然，快活得像束围裙的哥萨克少女。远看呢，她通体透散清新的调子，古人谓之“鹅黄”，适合国画家铺纸晕化。柳美人柔枝一散，如伶人把水袖甩开，心想古人爱叫什么黄就叫什么黄吧，古人好像一天到晚都不做事，像我们柳树。

柳树在春天是少女，叫处女也不妨——树不计较这个，但别叫小姐。叫小姐就麻烦了，柳树以为你在侮辱她——难道柳美人去歌舞厅陪舞了吗？没有。显然，小姐这个词

被人类污染了。

如果我是松树，就婉求柳美人下嫁给我。在星星毕现那天夜里，我颤抖着松针征询：“嫁给我好吗？”后来，柳美人不知委身于谁，夏天，她的枝条挤满了孩子，即柳叶。好多事情在不觉间已有变化，丰子恺先生倘知，会说“天下事往往如此”。